“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由南京市越剧团制作演出的原创诗韵越剧《凤凰台》日前在南京市文化馆大剧场首演。这是该团继大获好评的《乌衣巷》之后，原班人马再次携手编剧罗周、导演翁国生打造的“金陵三部曲”第二部原创作品。全剧从李白当年在南京留下的那首《登金陵凤凰台》出发，讲述了在大唐兴衰成败的背景下，李白跌宕起伏的人生和爱情故事，是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对“诗仙”李白的浪漫演绎。演出厚重浓郁的文学气息和浪漫悠长的审美韵味给业内专家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追寻诗与爱的极致

□罗 松

越剧《凤凰台》塑造了越剧舞台上首个李白形象，为观众展现了李白鲜为人知的情感和婚姻生活，表达了人们对于诗与爱的极致世界的执著向往，并折射出大唐由盛及衰的历史变迁。南京市越剧团立足本土，深度挖掘李白与金陵的诗缘和情缘，结合极具江南灵秀之气的越剧艺术创排了集歌、舞、诗、画成一体，熔意、趣、神、色为一炉的艺术作品，不仅打造出了文化内涵与艺术美感俱佳的作品，也实现了人文历史的传承与弘扬。

越剧《凤凰台》以李白和玉真公主的爱情为主线，李白和宗小玉的婚姻为副线，以李白三上凤凰台，故地见故人，故人行故事的前后呼应的叠化手法，表达了关乎诗与爱、浪漫与自由的永恒主题。该剧是对传统才子佳人题材的当代解读和全新表达。李白与玉真浪漫邂逅，一见钟情，却不愿依附她的公主身份，拂袖而去，后因感动于宗小玉为保护《凤台曲》诗壁，千金借贷，还款10年，与之结亲。该剧对三人感情的关系巧妙把握，将看似情感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默契而和谐的共生关系，甚至是同病相怜的共同遭遇者。两个女人虽然没有交集，但她们截然不同的性格气质却构成了戏剧色彩的对比，犹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散发着不同的芬芳，放射出人性至善的闪光点。

该剧在爱情的主题中渗透历史的况味和人生的感悟。全剧由一段段的故事片段组合而成，看似并不连贯，但足以把唐代山河凋零的社会状态和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诠释得入木三分、合情合理。凤凰台的首尾呼应，串联起李白一生的沉浮和情感的寄托。山河破碎，玉真离去，李白亦颠沛流离，在乱世之下，曾经的美好繁荣已不复存在，只有那凤凰台下滚滚的江水见证了李白曲折的情感生活、折射出大唐的兴衰。在这样的乱世下，惟有李白的诗歌才能够慰藉玉真与宗小玉曾经被重创的心灵。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虽然国破家亡，但是有了美妙的诗歌就能使人“始信红尘未成灰”；有了美好的诗歌，“哪一处不是你家，哪一处不是我家，哪一处不是百代之后，千万人家”，真正的“家”应该是心有所寄、灵有所托。该剧在厚重的历史氛围中展现人们对于精神家园、心灵归宿的渴望与追求，而且越是动乱的年代，诗越被人们珍惜，成为人们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演绎出时代的风云变化、人生的大起大落。

越剧《凤凰台》是一出很纯粹的文人题材戏剧作品，同时也实现了文学性和戏剧性的有机统一。编剧罗周发挥了一贯文采飞扬的文学天赋，文辞华彩而不张扬、典雅而不晦涩，流畅舒适、清新隽永，通篇行云流水般将戏文与诗文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尤其第三折中化用李白诗作“抽刀断水水更流”入戏，成为剧中一大亮点。李白大婚之日，凤凰台旁，玉真突然不请自来，领皇家仪仗，盛装出现，看似是“抢亲”，实则是与李白道别；随后拿出一把刀，却让李白斩断流水，意味情丝难断。导演翁国生擅于营造和渲染戏剧氛围，赋予这段本不具备矛盾冲突的情节有较强的戏剧性，可谓奇中见平，平中求真。

编剧抓住了李白人性与诗性的精髓，整体风格浪漫奇特、天马行空，飘然而来，悠然而去，写作构思技巧不落窠臼，在大的情节走向、基本的人物性格的框架下，一些细节设置、人物对白不按惯常情理逻辑，无关乎章法，不在乎踪迹，然而总体却丝毫不乱，展现了富有个性的文人情趣和文人气质，从骨子里透出的风雅令人玩味。该剧无论从情感设置，还是表达手法上，都具有十足的现代性。比如，高力士问玉真公主：“世上男人多的是，你何必盯牢个李太白？”玉真回答：“世上美人儿多的是，那三哥，又何必盯牢个杨玉环？”当李白讲述为何娶宗小玉为妻时，玉真说：“然我若嫁人，且不看他肯为我做些什么，但看我见着他时，有多欢喜；离了他时，又多伤悲！”李白因不愿效仿王维取媚公主而被高力士讽刺为“吃飞醋”。还有李白两次抱玉真腰的细节前后呼应，情景虽相似但境遇、心态皆不同，一句“真个瘦也”道出多少世情的沧桑巨变，这些实则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对古人的性情和情感悲剧的一种无奈的调侃表达，也使该剧在风格手法上融唯美悲情与调侃戏谑于一体。

在整体悲剧的故事里，一些饶有情趣的小情节写得很生动。如第一折李白月下寻琵琶声追船、以紫裘换船，这种疯狂的举动在孟浩然一路不可思议的注视下刚好衬出李白率真浪漫的独特的艺术家气质。饰演李白的女小生李晓旭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既为观众熟悉的豪放潇洒、桀骜不驯的李白，又有令观众陌生的多情痴情、重情重义的李白。这是富有越剧灵秀之美的李白，是凸显越剧毕（春芳）派风格憨直可爱的李白，是当代年轻人视角下狷狂洒脱的李白，是一生放浪不羁却在潇洒的背后屡屡遭受现实打击孤独苦闷的李白。越剧的李白将以浪漫的悲情带你飞升到诗与情、江与月的极致世界中……

诗的力量

□马 也

李白及其诗作《登金陵凤凰台》，很多人熟悉，但是李白有什么样的爱情，正史野史所及罕见。由南京市越剧团演出的越剧《凤凰台》，由这首诗而演绎出李白的传奇化爱情，把诗与爱、浪漫与潇洒、自由与永恒，在盛唐的笙箫里，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完美发酵，有机融合。戏剧情节又严谨得好像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看后令人感叹唏嘘。

在当代剧作家中，罗周的文才、诗才、剧才、史才是令人称奇的。难得的是，她还有另外三种超强能力：艺术想象能力、戏剧组织能力和思想发现能力，这在她的很多作品中不难见出，尤其是这部《凤凰台》。所有的台词都是文学化的诗词、性格化的戏词；诗与戏完美融化，诗被彻底戏剧化。在她惯用的四折一楔结构中，通过李白和玉真凤凰台上“三登”“三别”，把李白“追舟”、李白“弃座”、“抽刀断水”，宗小玉“泣血叩宫”、“千金买壁”、“永别”、《凤凰台》一诗的诞生等情节，高温熔铸在一个戏剧生命体中。全剧的整体结构甚至每一场的结构都匠心独运，避开常规，不落俗套。每一场都在向纵深层次展开。

读剧本时常有疑问：这些既奇绝又合理的情节是怎么想到的？怎么写出的？例如，开场覆舟山下的“追舟”：李白只闻琵琶声（听到袅袅仙乐，便断定是美人），就解裘换船，不顾一切地追去；江中行舟，追了半城，也追出了半个金陵、一个大唐的繁盛风华。追至两船相近，李白亲自把桨，竟去撞那画舫；那拨弦之人（玉真）身随船摇之时，他箭步上前搂住了她的腰。而此时，李白还不知道与他情定三生的是李世民胞妹大唐九公主玉真。只短短一折，便写出了“追、撞、搂、别”，转折奇峻，流畅天然。“断水”一折，本是李白婚宴，然玉真带御林三百、宫娥千人，皇家阵仗，貌似闹宴抢人；但“断水”示情后，竟遽然离去。真是千回百转、险象环生。

《凤凰台》叙述的是李白和两个女人的爱情，一位是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玉真公主，一位是李白的最后一任妻子宗小玉。玉真似火样燃烧，小玉如海般深沉，二人都活在李白的诗里，又共同看护着李白。叙事时而大开大合奇峰陡起，时而严丝合缝合情合理。全剧写李白与玉真“三登”“三别”凤凰台，“三登”是为了“三别”。“三别”都有内在冲突，但都是更高人性层面上的“选择”，是令现代人“惊羡”但又不可企及的“拒”。

好看的故事、生动的人物是戏剧的外层观赏层面，这是必备的，难得的是所有的外层都直通内层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爱的传奇、诗的传奇，背景是一个传奇的时代：三个人物故事的背后表现的是大唐文化辉煌强盛的生命力，显现的是人的高贵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那是一个虽然远去了的但确实存在过的中国还有中国故事：飞扬生猛、荡气回肠、气象宏大。

诗，能干什么？诗，有什么力量？第四折“歌月”中，玉真揭破宗小玉的真实身份之后，告诉李白，她与小玉对李白“爱的理由”：

玉 真：昊天不仁，世道荒凉。我与她呵，（唱）遍体鳞伤半为鬼，幸遇先生救蛾眉……此身浸淫诗中味，始信红尘未成灰。思之千悲转万喜，愿化翰墨永相追！

李 白：取笑、取笑！李白一世，无官无爵……

玉 真：你有《行路难》《将进酒》……

李 白：无职无俸……

玉 真：有《长相思》《梁甫吟》……

李 白：无田无业、无以为家……

玉 真：那《玉阶怨》《清平辞》《梁园吟》《乌夜啼》，还有那《长干行》《静夜思》……哪一处不是你家，哪一处不是我家，哪一处不是百代之后，千万人家？世有先生，方见大唐！（摇摇欲坠）得遇先生，玉真之幸！告辞了……

“世有先生，方见大唐！”诗是通神的。诗征服了一切，诗成就了一切，诗拯救了一切，诗也照亮了一切；所有的灵魂都得到了安放，所有的美好都有了归属，所有的真爱都可以放飞，所有的生活都值得拥抱，所有的日子都值得一过。红尘不再是灰，尊卑不再是墙：他们的浪漫、他们的燃烧、他们的率真、他们的通透、他们的痛快、他们的潇洒、他们的深情、他们的执著、他们的单纯、他们的纯粹、他们的明亮、他们的义无反顾、他们的视死如归，等等。这些都是对古代中国人形象的诗意表达。

契诃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没有戏剧不能活。”这固然表明了那个同样伟大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但语句中分明有姿态、修饰、期盼的意思；而大唐的诗酒精神，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是情感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诗意渗透进每一粒灰尘里，诗情飘洒在每一片空气中。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诗的精神过滤并重塑过；他们的选择常常是惊天动地、一诺千金，而绝少鸡零狗碎、斤斤计较。诗酒、李白、大唐，至高无上的贵族精神，健康健全的人性人格，让我们找回了文化自信。

南京市越剧团这个年轻的团队，行当齐全，阵容强大。主演李晓旭唱做功夫十分出色：前有《乌衣巷》的一人分饰二角（王徽之、王献之），一剧分唱两腔（毕派、竺派）；《凤凰台》中，她把青年李白、中年李白、老年李白刻画得栩栩如生。南京的“诗韵越剧”为“才子佳人”故事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提升了新的精神高度。

“李白”登上越剧舞台

□赓续华

写不尽的李白。汝自天上来，携才八斗，尘世狂发仙歌。李白的一首千古诗作《登金陵凤凰台》触发当代才女罗周的脑洞，越剧《凤凰台》当令而出。不仅为南京越剧俊彦李晓旭提供了仙机，更暗合了南京“文学之都”的美誉。

罗周独辟蹊径，用浪漫手法书写了李白与玉真公主的一段佳话。暂且不论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惺惺相惜就是一幅胜景，令人艳羡。作为新编古装剧，该剧对于李白的塑造可谓新鲜别致。作者将着眼点放在了他风流、气傲、多情等焦点上。明月清风，李白泛舟在波光粼粼的江上，欣闻清亮的琵琶声，循声而去，懵懂懂醉醺醺撞上玉真公主的行舟。这一撞，撞出了沁人心脾的诗境深情。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逢，正是玉真公主有意安排，是一个才女对大诗人的向往，是美与诗的邂逅。越剧舞台上情义绵绵的李大诗人虽然与那个徘徊在庙堂与江湖间的传统李白一脉相通，但别开生面，彰显了李白情趣非凡的生活状态。令人情迷神往。李白与玉真公主一波三折的惺惺相惜与心心相印，不仅透视出大唐由盛至衰的历史演变，更对唐诗的意韵与精神气象予以高度激赏。对男女主人公而言，若无唐诗，生不如死。足见精神家园在他们生命中的分量。而孟浩然的如影随形，又为唐诗的胜景勾勒出更加壮阔的轮廓。整出戏是一个充满了美丽想象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线索清晰，风格突出，词美且意境深远，李白对爱情的态度，轻物质，重精神，在乎心心相印，追求灵魂对话，有大唐的人文风情，于当下很有价值意义。那份理想爱情令人唏嘘感慨。李白与玉真公主从相遇到相知相爱，在梦中诗中相依相随。不在乎相濡以沫的佳事，更钟爱忘情于江湖才是幸事。爱情于李白而言是匆匆彩云。他心心念念的是“举杯邀明月”，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因此，李白登临凤凰台时的起兴唱叹，方道出一代诗仙的家国情怀。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摅志言情，是深沉的历史感喟与清醒的现实斟酌。全剧人物集中，叙事简约，处处可见剧作者罗周的智慧与情趣。

南京市越剧团是越剧界的劲旅。本世纪初曾演出了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颇受好评。今天，李晓旭又将大唐诗仙李白形象推上了舞台，赢得一片喝彩声。越剧擅长表演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恩恩怨怨。如何塑造李白这位诗仙，对青年演员李晓旭是一个考验。晓旭所宗的毕（春芳）派善于演喜剧和小官小吏小人物。但毕老师学习能力十分了得，她常按照人物性格所需，大胆借鉴其他流派唱腔特色，甚至跨剧种从京剧、黄梅戏声腔中“捋叶子”为我所用。这种转益多师的理念深刻影响着晓旭。晓旭谈起创作李白这一角色时说，既要体会李白的自由奔放，也要洞悉他心中对情爱的那份敏感与细腻，他情定玉真却推开公主，恰恰透露出李白傲娇的心理。因此，她塑造的李白悲喜交织，倜傥不羁，放浪形骸，才华洋溢，诗心葳蕤，不染尘埃。李太白心高气傲中流露出如火真情，对玉真公主一往情深，貌似拒绝其尊贵的身份，其实是放不下自己高贵的灵魂。这种纠结刚好传递着人物性格特点与魅力。作为越剧小生，李晓旭的嗓音宽亮，中气十足，音色受听，行腔流畅，咬字清晰，声情并茂。这与她打小受到系统规范的训练有关，也与她爱戏如痴，刻苦耐劳有很大关系。再加上悟性极佳，得到乃师真传。毕老师的四字箴言“淡定，纯粹”，言犹在耳，念念不忘。2015年，晓旭又拜师昆曲名家石小梅，使其表演再上新的台阶。去年她主演的《乌衣巷》，一人饰两角（徽之、献之），一戏展两腔(竺派、毕派)，占尽风流。而《凤凰台》的李白形象塑造让晓旭的艺术又登层楼，令人刮目。演员在舞台上成长，晓旭在塑造人物中成熟。南京市越剧团这个充满朝气的团队在大量演出中向全国优秀院团挺进。

完稿之际，看到罗周观看《凤凰台》后的一段感言，甚喜。情不自禁借他人之玉，琢己之石。“诗、爱、浪漫与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盛唐的笙箫声里，又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他们用尽气力去拥抱这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有诗、有爱，这个世界才让人如此留恋。你的诗，便是我的家，我们的家。”

诗与红尘

——《凤凰台》创作札记 □罗 周

以越剧小生塑造诗仙李白是一个挑战，可我还是很坚持。一方面，毕派之放旷通达，与李白的个性有共通之处；另一方面，演员李晓旭的才华能力，令人充满信心。2019年10月31日，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宣评为“世界文学之都”，更坚定了我为南京市越剧团创作“李白”之心：李白，这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曾在南京流连平生，撰写了百余篇与之相关的诗文，又以《登金陵凤凰台》最为知名、深远。

2019年12月20日，我给出《凤凰台》的分场大纲与简要阐述。今年1月20日正式动笔，至2月9日完成初稿。我很感激《凤凰台》，是它在疫情期间以诗拥抱了我、慰藉了我，我沉浮其中，平静、温暖、不孤独、不恐惧。

《凤凰台》看似一个爱情故事，实是以爱为载体，去探索“诗”在生命中的意义，去探究那些被诗浸淫、被诗拯救，追逐着、向往着诗性的“人”的心灵价值。诗是什么？是烂漫、敏锐、跳脱、无拘无束，是清清楚楚看见这世界的灰尘而愿用生命去擦拭灰尘并深爱这个世界的能力与勇气。诗，就是李白。剧中，当这一切被放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放在一切繁盛都零落为分离之际，诗与爱，又更多了些令人唏嘘的况味。

结构上，《凤凰台》仍践行四折一楔子之“起承转合”：

第一折《追舟》（起），是李白与女主角玉真公主之初遇，他为了向长安求取功名而与她第一次道了别；

第二折《再别》（承），是他们再度的相遇与离别，这一次，他则是为了爱惜声名、为了身份之悬殊，拂袖而去；

第三折《断水》（转），这是继前两折之后的第三次离别，怎样达成“转”而非“再承”呢？因为这一次，李白结婚了，新娘不是“她”；与此同时，安史之乱爆发，玉真主动承担了她身为李唐苗裔的责任，这两个重要的戏剧情节将男女主角的人生推向不同方向；

随后的楔子《叩宫》，几乎是第二女主角、李白之妻宗小玉的独角戏，我将该角色与相对应的演员表演艺术之光彩集中放置在这里，李白因“附逆之罪”下狱，宗小玉为救夫长跪宫门——“流泪请曹公”，李白曾为妻子这样地写了真；

第四折《捞月》（合），凤凰台上，李白玉真三度相见，完成了全剧“三登凤凰台”之结构：未解之谜，于此水落石出；死生聚散，于此轻轻安顿。

因为主角是李白，写作尤其是唱词写作上，我用了心，力图使每一句唱都是诗、都像是李白写出来、吟出来的。若说“人物塑造”、若说“爱的理由”、若说“诗之惠赐”，便在此中。换言之，《凤凰台》之唱词绝不仅仅为了情感抒发、情节表述，更是人物个性与全剧戏剧性的重要载体。

除了李白之外，全剧还纳入了唐代一众诗人；除了《登金陵凤凰台》诗外，还有众多李白诗歌元素被重组、结构进剧中；走进《凤凰台》，就像走入一个“寻宝游戏”，十分有趣。

我快意地写着《追舟》一折：李白循着遥遥的琵琶仙乐追了半夜，既追出了诗人之潇洒放旷，也追出了金陵半城风华，所谓“过眼六朝兴亡地，尽是当年旧长安”；同时，我希望还能追出演员的表演艺术。而当李白亲自把桨，撞上玉真画舫，又箭步上前搂住她、护着她时，有这样一组对话：

玉 真：先生存心来撞，何劳相扶？

李 白：姐姐分明能闪，却又不避！

玉 真：尾随半夜，当真狂且！

李 白：弦歌半城，能不消魂？

玉 真：还不放手，你待搂到几时？

李 白：情倾一见，但求相随三生！

这种多回合的、对称的写作在剧中比比皆是。形式与内容的精致铺排，叫你觉得，天生下来这两个人，就应该在一起。

当硝烟散尽，霜雪爬上了我们的双鬓，李白不复当年、公主不再当年，金陵也不是当年的模样，繁华凋零为清冷，一切喧嚣都飘散在江风中。此时，男女主人公又有了“镜像”效果的两段唱：于李白，是惭愧于一生辜负了公主与妻子；于玉真，是她与宗小玉，一生受惠于李白、受惠于诗。玉真告诉了李白“爱”的理由，爱诗、爱人，不是空泛的“兴趣”、“爱好”，而是与其特殊的人生遭遇息息相关。她将她们鲜血淋漓的记忆烙印铺陈在李白面前，告诉他“遍体鳞伤半为鬼，幸遇先生开愁眉”、“此身浸淫诗中味，始信红尘未成灰”，告诉他“若无先生之诗，处此荒凉世界，我等虽生犹死”，以至于那推上巅峰的表达：“世有先生，方见大唐。”

不是我们拯救了你，是你拯救了我们。大唐孕育了你，而你雕塑了大唐，将它永远地留存了，并且永远鲜亮俊爽、生气勃勃。有了诗，世界才有了色彩、有了温暖，有了我们愿用尽力气去拥抱它、亲吻它、珍惜与守护它的理由。

玉真又一次告别了，宗小玉也辞去了，看上去李白又是孤孤单单的了，可“天上一个月儿，地下一个影儿，天地之间我一个人儿”，这“对影成三人”之意境，又丰盈了、充满了他的心。他是最孤独的，又是最不孤独的，他那磅礴的诗海，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

一叶扁舟，向江心去吧。向那清泠泠、明晃晃的月影而去。划过岁月、划过悲欢，划入永恒。